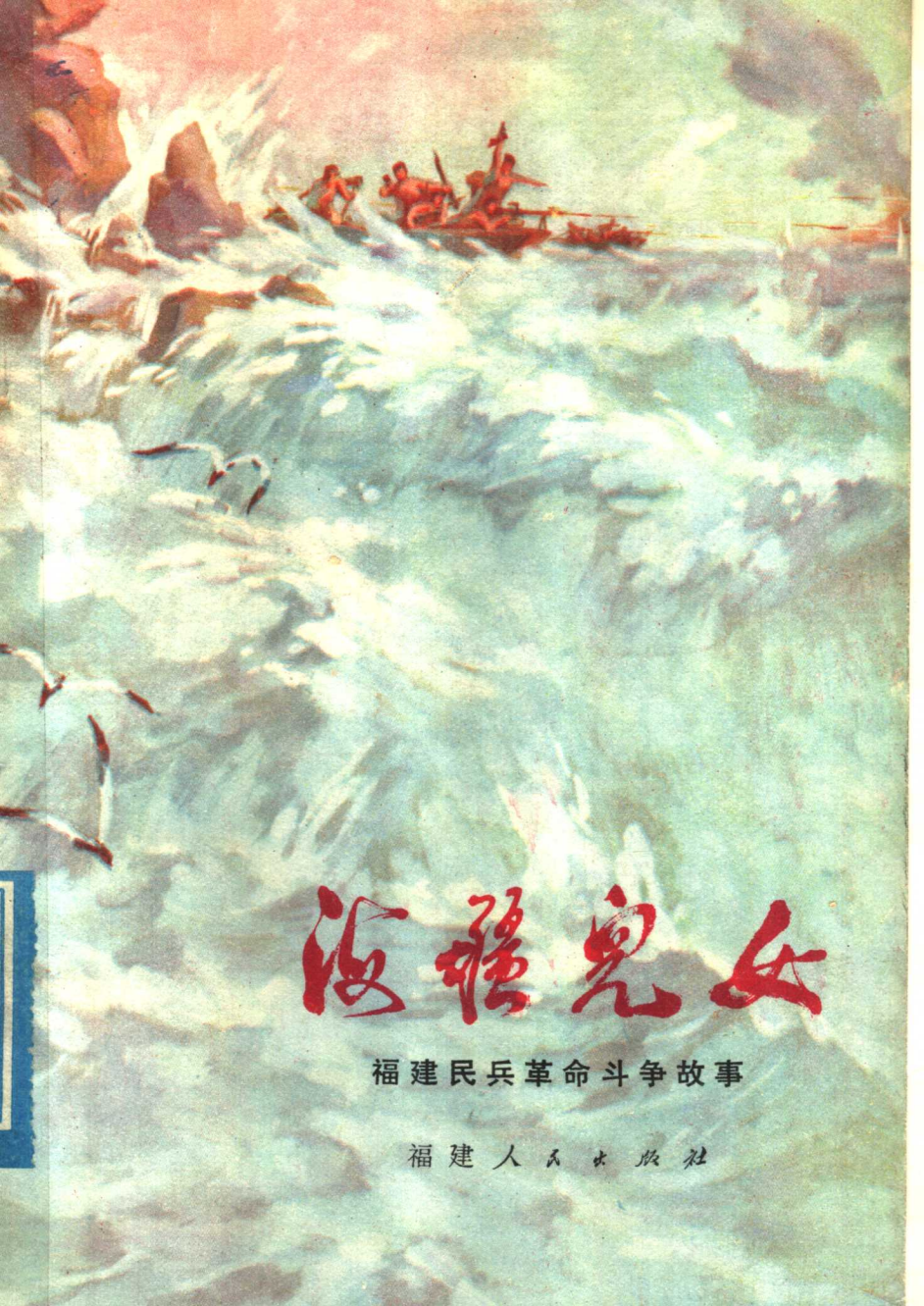




海疆儿女

福建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福建人民出版社

· 福建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

海疆儿女

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疆儿女

福建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3·83 定价0.57元

目 录

奇袭匪巢擒“黑鲨”	(1)
枫红似火	(16)
戴云山上捕飞贼	(26)
大破水雷阵	(41)
扬帆途中	(60)
积星岛上	(79)
轻舟重任	(97)
战地黄花	(113)
火线英豪	(131)
炸不断的电话线	(148)
女炮班	(160)
海峡两岸齐心人	(173)
怒叉独眼狼	(193)
海上歼敌	(208)
夜巡	(219)
战斗的弓弦	(234)
天罗地网	(247)
黄石柱的故事	(265)
海岛女将	(281)
后记	(296)

奇袭匪巢擒“黑鲨”

一九五〇年初。

南国春早，三面临海、一面靠山的上埭村显得春意盎然：杨柳吐翠，山花烂漫，空气里飘荡着刚下水渔船的油漆清香、新翻起的泥土的沁人气息。墙头上，“斗渔霸、歼海匪，建设新上埭”的红字标语鲜艳夺目；海滩边，补渔网、拉渔篓的渔家妇女在紧张地忙碌着。从村口方向，还不时传来民兵演习的阵阵刺杀声……

海边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哨所里，几个青年民兵正在认真地擦着枪。他们不时抬起头来朝门口张望，从那焦灼而兴奋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是在等待着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时，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小民兵推了推正在埋头擦枪的大个子，说道：“阿清哥，振坤队长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呢？”

那个叫阿清的大个子直起腰来，用手指点着小民兵的额头说：“小星仔，急什么啊！到东荣部队驻地，一个来回几十里，再说队长要汇报，首长又要作指示，哪能这么快回来啊！”

星仔摇了摇阿清的臂膀说：“阿清哥，你说上级党委会

不会批准我们的要求？”

“哈哈，我们的请战要求上级党委已经批准了！”阿清还没开口，从门外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随着话声，进来了一个威武强悍的年轻人，他那棕红色的脸膛上，浓抹着两道大刀眉，眼睛里透出火爆爆的光亮，身上既带着渔民特有的粗犷劲儿，又显出战士的机警倔强，他就是世代贫苦渔民出身的民兵队长肖振坤。

大伙亲热地围过去，异口同声地说道：“振坤哥，快把上级的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吧！”

肖振坤看了看民兵们渴望战斗的神态，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解放军正集中兵力，准备攻打蒋军盘踞的几个大岛屿。上级党委考虑到我们上埭民兵跟海匪斗过几回，熟悉情况，又多次请战过，就把全歼拉丘岛海匪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活抓匪首庄天保！”

“好啊！”民兵们欢腾跳跃起来，有的激动得摩拳擦掌，有的忙着装填子弹，一双双眼睛都闪射出兴奋的光芒。他们热火朝天地议论着：

“嘿，我们两斗‘庄黑鲨’，斗得它断臂缺腿、遍体鳞伤的，这回呀，可不能让它溜掉！”

“对，一定要把它活活逮住！”

他们所说的“庄黑鲨”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两斗“庄黑鲨”又是怎么回事？这可得从头说起。

原来，和上埭隔水相望的拉丘岛上，盘踞着一股海匪。匪首庄天保解放前是这一带的地头蛇，他生得又黑又矮，满

面横肉，象个凶神恶煞。这家伙上岸是渔霸，下海是强盗，手下豢养着一帮狐群狗党，到处敲诈勒索、奸淫掳掠，人们都叫他做“庄黑鲨”。解放前夕，“庄黑鲨”见势不妙，就带着一帮爪牙下海为匪。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后，便利用“庄黑鲨”这股海匪对我沿海岛屿进行骚扰破坏，并封“庄黑鲨”为“闽南反共救国军”海上独立大队大队长，负责联络附近岛屿的暗藏匪特。这一来，“庄黑鲨”就更加死心塌地和翻身渔民作对了。

在一个深夜里，“庄黑鲨”带着匪徒们妄图偷袭上埭村。他们还没爬上岸，就被在哨所里带班巡夜的民兵队长肖振坤发现了。振坤一面急忙叫人进村里报信，一面指挥值夜民兵摆好阵势。海匪刚上岸，肖振坤就对准目标“砰”的一枪，当场掀翻了一个匪徒，其他民兵也“乒乒乓乓”地开起火来。匪徒们败退了下去，“庄黑鲨”挥舞着手枪吆喝道：“妈的！几个民兵算什么，快给我往前冲！”可他话音刚落，迎面就“嗤”地飞来一颗子弹，把他的草帽打掉了，吓得他魂飞魄散。原来这一枪也是肖振坤打的，他见海匪已经乱了阵脚，便高声呼喊：“机枪封锁路口，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正面出击，冲呀！”“庄黑鲨”一听，以为陷进了解放军和民兵的包围圈，赶紧收拾残部，掉头就溜。这时，海边响着“呜呜”的螺号声，乡亲们手执鱼叉、柴刀，潮水般地涌向滩头，打得海匪鬼哭狼嚎，仓惶登船逃窜。这一仗打出了翻身渔民的威风，轰动了整个渔区，肖振坤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民兵英雄。

保卫战结束后，肖振坤不止一次地告诫民兵们：海匪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我们一定要警惕敌人的报复。因此，渔民们每逢出海，都带足武器弹药，随时准备对付海匪的突然袭击。果然，有一次上埭民兵在海上捕鱼时，三艘匪船气势汹汹地从三面包围上来。肖振坤见了，连忙也把渔船分成三组，叫民兵们在舱口处隐蔽起来。海匪见渔船上没有动静，以为渔民们都是赤手空拳，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一面狂喊着：“砸烂上埭船，活捉肖振坤！”一面加紧摇橹，越逼越近。肖振坤见匪船已进入有效射程之内，猛喝一声：“打！”几十条步枪同时开了火，一颗颗子弹都象长了眼睛似的，专往海匪们身上钻。一艘匪船的匪徒刚开枪还击，肖振坤眼疾手快，接连甩去三个手榴弹，那条匪船就在“轰隆隆”几声巨响中报销了。另外两条匪船见了，慌忙转舵掉头，肖振坤便指挥着渔船紧追不放。匪船见摆脱不了，加速往蒋军盘踞的乌龟岛方向逃窜，乌龟岛上的蒋军也急忙出动两艘炮艇来接应。于是，民兵们便不再追击，乘胜攻上了拉丘岛，把留岛的残匪歼灭干净后，才返回上埭。不久，“庄黑鲨”一伙在蒋军炮艇的护送下，又返回了拉丘岛老巢。这伙海匪贼性不改，仍然经常出海袭击渔船、抢劫货物，并勾结内陆的潜匪进行破坏捣乱。上埭民兵对这些海匪早就恨入骨髓，三番五次地向上级党委要求承担消灭海匪、擒拿“庄黑鲨”的任务，这回终于得到批准了，他们怎能不欢腾雀跃！

这时，肖振坤听大伙提起那两次战斗来，便用攥紧的拳

头轻轻点着桌面说：“据了解，‘庄黑鲨’回到拉丘岛老巢后，蒋帮给他增补了二十几个匪徒，还派了一个叫汪驹的给他当参谋长。汪驹这家伙是受过美国专门训练的老牌特务，他一上岛就抢修工事、加强设防。因此，我们要全歼海匪，就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仗该怎么打，大家都出出主意吧！”

民兵们听了，有的沉思起来，有的用粉笔在桌上画来画去，有的小声地交换着意见。过了一阵，阿清第一个站起来说：“振坤哥，拉丘岛地势险要，布防严密，我看最好智取……”

星仔眨巴着圆眼睛说：“要是能把敌人引出来，那就好打了！”

另一个民兵也接口道：“还要想办法堵住通往乌龟岛的航道，别让他们再象上回那样逃跑了！”

肖振坤认真地倾听着，好象一块海绵似的尽情吸吮着群众的智慧。他等大伙都说完了，又思索了一下，才站起来说：“大伙的想法都很好呀，我看，能不能这样打法……”

肖振坤如此这般地把战斗计划一说完，大家都“嘣嘣啪啪”地鼓起掌来。阿清还跷起大拇指称赞道：“咱们队长的肚肠好比豆腐坊里的石磨，道道儿就是多！”

肖振坤谦逊地笑道：“别这么说了，就算我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要打好这一仗，得依靠群策群力呀。来，再把作战方案研究详细点，晚上我去向上级汇报。”

于是，大伙又围绕肖振坤提出的方案，热烈地议论开来

.....

第二天傍晚时分，海上暮色苍茫、风平浪静。在上埭村前方的一个大礁丛间，肖振坤手执望远镜瞭望着。过了一阵，他转身扬起一面小红旗，于是，两艘满载货物的“商船”立即从礁丛旁驶了出来。似乎是因为载货过重，“商船”开得特别慢，在上埭村和拉丘岛之间的海面上徐徐穿行着。

盘踞在拉丘岛上的“庄黑鲨”好几天没打劫到东西，正气得眼里出火、鼻里冒烟，忽见望风的匪徒急急忙忙地闯进门来，报告道：“大队长，生意来了，有两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海上开过去了！”“庄黑鲨”一听，喜出望外，发出一阵狞笑：“小子们，干好买卖去！”海匪们便前呼后拥地朝海边奔去，很快驾起三条帆船，追赶那两条商船去了。

这一切都没逃过肖振坤的望远镜，他见海匪们中了圈套，又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便挥动肌肉隆起的臂膀，下命令道：“出发！”说着，他和阿清、星仔一起跳上停靠在礁丛旁的小船，扳动舵把启航。

小船在暮色的掩护下，绕过主航道，从南边迂回前进，悄悄地在拉丘岛的一个峭壁下停泊下来。

拉丘岛果然是个险峻去处，整个岛象只猛张大嘴的虎头，凸起的礁石犬牙交错，好象随时都会崩塌下来。岛子四周全是悬崖，只有一条羊肠小路直通山顶。山顶上长着各种灌木杂树，树丛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鸣叫，更显得阴森恐怖。

肖振坤他们贴着峭壁移动着，慢慢靠近到那条小路的路口。星仔见通道在前，准备一个虎步直冲而上，肖振坤忙伸手将他按住。这时候，头顶上响起几下“咚咚咚”的脚步声。好险，原来有匪哨兵在上头巡逻哩！

肖振坤作了个手势，三个人又悄悄摸回到小船旁。阿清看了看又高又陡的峭壁，嘀咕了句：“这岩壁光溜溜的，真不好上，要是带个梯子来就好了！”星仔说：“哪有这么长的梯子！”肖振坤听了灵机一动，便指着高高的桅杆说：“把这个放下来，不是可以当梯子吗？”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把桅杆斜靠在峭壁上，振坤身子一跃就爬上了桅杆。爬桅杆本是振坤的拿手本领，这时又用上这一绝招了。他手脚并用地在颤动的桅杆上移动着，那姿势真比山猴子爬树还灵巧，只听得“唰唰唰”几声响，很快就登上了对面岩顶。接着，振坤又解开扎在腰间的绳子，把阿清和星仔一一拉了上来。

上岛后，振坤他们便向纵深摸索前进。拐过几个弯，才看到一整排石屋被乱树丛遮掩着，四周是耸立的岩壁，显得十分幽深隐蔽。石屋里不断传出“好牌呀”、“白板呀”、“发财呀”的赌博声。振坤他们走近了，贴着门缝一看，只见十来个海匪围坐着，有的在打麻将，有的在观战。

阿清压低嗓子说：“振坤哥，冲进去把他们干掉吧！”

“不。”振坤小声回答道，“要是他们开枪顽抗的话，就会惊动外出追船的海匪，影响整个作战计划。”

振坤回过身来，观察了一下四周，只见树丛后有座独立

小屋，门口透出了一线灯光，他便带着两个人往那个方向摸去。走近一看，门虚掩着，原来这是个厨房，屋里烟雾蒸腾，一个老头弓着背在锅旁忙着。等那老头揭开锅盖一回身，振坤他们都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原来，这老头是邻村的一个渔民，解放前夕，在海上捕鱼时被海匪抓去，一直没有音讯，想不到竟在这儿看到他了。

振坤一见是他，正要闯进屋里，突然不远处响起脚步声，便又迅速退回门外阴暗处。

“老头子，夜点煮好了没有？”随着这话声，前面树丛里闪出个背枪的匪哨兵。

“米刚刚下锅就急着吃，一个个都象饿鬼似的！”老头子象是回答又象是自言自语。

“妈的！要是等煮好了送上大厅，一下子就抢光了，我下岗后还吃个屁！”那个匪兵似乎不大相信老头子的话，边骂边走了过来。

这时，已经来不及转移了，振坤便向两人作了个干掉的手势。那个哨兵大摇大摆地走到门口时，被振坤用脚一绊，跌了个嘴啃泥，没等他叫出声来，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已经扎进了他的胸膛。

屋里的老头子没发觉门外的动静，还在嘟嘟囔囔地骂着：“整天抢东家、劫西家，吃下去不烂肠烂肚才怪哩！嗜，这些挨千刀的，什么时候才能死干净！”

没等他说完，振坤等人便闪进屋里，小声叫了句：“大伯！”

那老头一转过脸来，见是振坤他们，霎时怔住了。过了一阵，他才又惊又喜地问道：“哎呀，你们……是怎么进来的？知道我……我家里的情况吗？”

“大伯，大陆解放了，渔民们早过上了好日子，你家里人日夜都盼着你回去哩！”振坤亲切地说道。

“我……我怎不想回去！瞎，一抓上岛就被他们监守住了，连上海滩都不让，哪里逃得出去呀！”老头子叹着气说，眼里噙着泪花。

“大伯，别难过了，今晚我们就是带着民兵打海匪来了！”振坤忙安慰道。

“打海匪？”大伯一听，那愁苦的眼睛陡然亮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喜色，他猛地从案板上摸起把菜刀说：“那太好了！我给你们带路！”

“慢！”振坤先把老人家按住，接着又问：“岛上还有多少匪兵？刚才来的那个哨兵被我们干掉了，还有其他暗哨没有？”

“没有其他暗哨，只有十几个匪兵在大厅里打牌，其他的都被‘庄黑鲨’带去追商船了！”

振坤转头看了阿清和星仔，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来个奇袭匪巢怎么样？”

阿清和星仔听了点点头，那个老头又提起菜刀说：“正好是送夜点的时候，那帮家伙都等着塞肚皮，你们就跟着进去好了。”

振坤望着老人那激动而真诚的面容，毅然掏出手榴弹



说：“走吧！”

三个人跟着老人拐过一个弯，又来到那排石头屋子前。老人边“笃笃”地敲打起黑漆大门，边高声叫道：“快开门，夜点送来啦！”

只听“咿呀”一声，黑漆大门打开了。匪徒们正要围过来抢点心，却见门外闪进来的不是送点心的老人，而是三个民兵。肖振坤和阿清、星仔握着旋开盖子的手榴弹，手指勾着拉火环，怒喝道：

“不许动！”

“敢动一下就炸死你们！”

这喊声犹如晴天霹雳，吓得匪徒们目瞪口呆、魂飞天外。有的跪在地上叩头求饶，有的把头钻进牌桌底下，屁股露在外头，活象非洲鸵鸟，真是丑态百出。只有那个蒋帮派来的匪参谋长汪驹还想反抗，可他刚从怀里掏出驳壳枪来，枪柄就被肖振坤扭住了。星仔跑过去狠狠摔了他几巴掌，那家伙才老实下来。

肖振坤一个箭步，跳上一张凳子，对匪徒们命令道：“武器通通集中在门口，人退进屋里！”

匪徒们乖乖地照办了。于是，振坤叫阿清、星仔将武器搬出门外，“嘭”一声关上大门，又从老大伯手里接过一把锁，把门锁上。

接着，振坤走到悬崖边上，学海鸥叫了三声。不一会，几只满载民兵的小船便向拉丘岛飞驰而来。振坤等大伙上岸后，就布置他们在礁丛中埋伏下来，张开大“口袋”，专等

“庄黑鲨”一伙回岛。

可民兵们埋伏了将近半个钟头，还没见匪船返航。星仔有点沉不住气，用手捅了捅阿清的胳膊说：“呃，‘庄黑鲨’会不会发现情况有变不敢回岛？”

“不会的。”阿清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刚才一没响枪，二没亮火，‘庄黑鲨’哪知道老巢已被我们端了，他还梦想回岛分赃哩！”

民兵们听了这话，都忍不住小声笑了起来。

“嘘，别出声，匪船开始返航了！”肖振坤看了看前方海面，轻声地警告道。

原来，傍晚从上埭开出的两条“商船”中，只有一条装有货物，另一条则满载着民兵战士。为了能把“庄黑鲨”引出远海，好让肖振坤他们足够的时间袭击匪巢、消灭敌人，“商船”故意开得很慢，可等匪船快追上来了，“商船”又突然加快了速度，就这样，你快我也快，你慢我也慢，一直把匪船引出很远的地方后，民兵们才砍断载货船的缆绳，驾着另一条船飞驰而去。

“庄黑鲨”一伙追到那艘货船后，登上一看，只有舱面上堆着点百货用品，舱底里装的则是海边不稀罕的粗盐巴，不禁有些失望。但他们又不甘心空手回去，便把那些百货用品捆成几包带着，又把商船拴在自己船后，拉着回来。

匪船靠岸后，匪徒们垂头丧气地拎着那几个包包，吵吵嚷嚷地回巢来了。

他们刚走上路口，迎面就有人喝了声：“口令？”

“海龟。你他妈的大水冲了龙王庙，连自己祖宗也不认识了！”匪徒们因为没抢到好东西，正憋着一肚子气，一听有人问口令，就骂了起来。

可这骂声刚落，夜空中猛然响起一阵惊雷。只听上面叫：“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下面喊：“缴枪不杀，你们逃不了啦！”左边叫：“活抓‘庄黑鲨’！”右边喊：“‘庄黑鲨’往哪里逃！”

这威武雄壮的喊杀声震荡着海滩，民兵们边喊边冲了出来，犹如天兵神将自空而降。海匪们吓得屁滚尿流，“嗦嗦”发抖，枪枝、布包扔了满地。个别妄图顽抗的匪徒，很快就被击毙，其余的都乖乖举手投降。

“庄黑鲨”是个惯匪，外出归巢，照例走在最后面。他见势不妙，就乘着混乱时躲到一块礁石后，又贴着峭壁没命地逃跑。肖振坤早就盯住这家伙，一见他逃走便撒开大步紧追不放。“庄黑鲨”边跑边回身打了一枪，一会儿就在岩壁下的一堆乱草丛里消失了。

阿清过去拨开草丛，凭着星光，见是个黑咕隆咚的洞口，他正要弯腰钻进去，却被振坤一把拉住。就在这时，从洞里“乒”地打来一枪，子弹贴着阿清的耳根飞过去。

“别钻进去了，我知道这地道的出口，带你们去吧！”煮饭的老人这时也气喘吁吁地赶上来说道。

“那太好了！”肖振坤说着便叫阿清守住洞口，切断“庄黑鲨”的退路，自己则跟着那位老人走了。

“庄黑鲨”钻进地道后，在黑暗中连滚带爬地向前摸索